

第六章 孟子的民主思想及其發展

一、「孟子」的民主思想

「孟子」之政治思想，首先言及「仁政」。仁政相關篇章如下：

堯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

聖人既竭心思焉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仁覆天下矣。（離婁上）

昔者文王之治岐也，耕者九一，仕者世祿，關市譏而不征，澤梁無禁，罪人不孥。老而無妻曰鰥，老而無夫曰寡，老而無子曰獨，幼而無父曰孤，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；文王發政施仁，必先斯四者。（梁惠王下）

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罰，薄稅斂，深耕易耨，壯者以暇日，脩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，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。（梁惠王上）

仁政內容，「民本」先開其端，並以人民福利為依歸。

「諸侯之寶三：土地、人民、政事。」（盡心）

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」（盡心）

「得乎民而為天子，得乎天子為諸侯，得乎諸侯為大夫。諸侯危社稷，則變置。犧牲既成，粢盛既潔，祭祀以時，然而乾旱水溢，則變置社稷。」（盡心）

「齊宣王問曰：『湯放桀，武王代紂，有諸？』」

「曰：『於傳有之。』」

「曰：『臣弑其君，可乎？』」

「曰：『賊仁者，謂之賊；賊義者，謂之殘；殘賊之人，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。』」（梁惠王）

「仁政必自經界始」。（滕文公上）

「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，然後驅而之善。」（梁惠王下）

「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，王如好色，與民同之。」（梁惠王下）

「王如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罰，薄稅斂，深耕易耨，壯者以暇日，修其孝悌忠信。」（梁惠王下）

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者皆欲行於王之途，天下之欲愬其君者欲赴愬於王。」（梁惠王）

次之，論及「民意政治」；天命之政治轉為民意決定。

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」（萬章上）

「桀紂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，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；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民矣；得其心有道，所欲，與之聚之，所惡，勿施爾也。」

（離婁上）

「取之而燕民悅，則取之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，取之而燕民不悅，則勿取之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」

（梁惠王下）

「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，見賢焉，然後用之，左右皆曰可殺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可殺，勿聽；國人皆曰可殺，然後察之，見可殺焉，然後殺之，故曰國人殺之也。」（梁惠王下）

「萬章曰：『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？』」

「（孟子）曰：『否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』」

「曰：『然則舜有天下也，孰與之？』」

「曰：『天與之，』」

「曰：『天與之，諄諄然命之乎？』」

「曰：『否，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。』」

「曰：『以行與事示之者，如之何？』」

「曰：『天子能薦人於天，不能使天與之天下……堯薦舜於天，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，而民受之。』」

「曰：『散問薦之於天，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，而民受之，如何？』」

「曰：『使之主祭，而百神受之，使之主事，而百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……舜相堯二十有八載，非位所能為也，天也。堯崩，三年之喪畢，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，天下諸侯朝覲者，不之堯之子，而之舜；訟獄者，不之堯之子，而之舜；謳歌者，不謳歌堯之子，而謳歌舜，故曰天也。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』」（萬章）

「禹薦益於天，七年，禹崩，三年之喪畢，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，朝覲訟獄者，不之益，而之啓，曰吾君之子也；謳歌者，不謳歌益，而謳歌啓，曰吾君之子也。」（萬章上）

「丹朱之不肖，舜之子亦不肖，舜之相堯，禹之相舜也，歷年多，施澤於民久，啓賢，能敬承繼禹之道，益之相禹也，歷年少，施澤於民未久。」（萬章）

「唐、虞，禪；夏后、殷、周，繼；其義一也。」（萬章）

「繼世以有天下，天之所廢，必若桀紂者。」（萬章上）

「取之而燕民悅，則取之，武王是也。」（梁惠王）

「湯一征，自葛始，天下信之。東面而征，西夷怨，南面而征，北夷怨，曰奚爲後我！」（梁惠王）

從民意政治，則俯順民意之需求，就有了「責任政治」。

「當堯之時，天下猶未平，洪水橫溢，氾濫於天下，草木暢茂，禽獸繁殖，五穀不登，禽獸逼人，獸蹄鳥跡之道，交於中國。堯獨憂之，舉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澤而焚之，禽獸逃匿；（使）禹疏九河，瀕濟漯而注諸海，決汝漢，排淮泗，而注之江……后稷教民稼穡，樹藝五穀，五穀熟而民人育……（使）契爲司徒，教以人倫」（公孫丑下）

「爲天下得人者，謂之仁，是故以天下與人易，爲天下得人難。」（公孫丑下）

「堯以不得舜爲己憂，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。」（公孫丑下）

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，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。」（公孫丑下）

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」（離婁下）

「齊宣王問曰：『文王之園方七十里，有諸？』」

「（孟子）曰：『於傳有之。』」

「曰：『若是其大乎？』」

「曰：『民猶以爲小也。』」

「曰：『寡人之園方四十里，民猶以爲大，何也？』」

「曰：『文王之園，方七十里，芻蕘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

與民同之，民以爲小，不亦宜乎？臣始至於境，問國之大禁，然後敢入。臣聞郊關之內，有園四十里，殺其麋鹿者，如殺人之罪，則是四十里爲阱於國中，民以爲大，不亦宜乎？』

（梁惠王下）

最後，是「賢能政治」，使政治清明。

「貴德而尊士，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……明其刑政，雖大國必畏之。」（公孫丑上）

「尊賢使能，俊傑在位，則天下之士皆悅而立於王之朝矣。」（公孫丑上）

「不信仁賢，則國空虛。」（盡心下）

「故將大有爲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。欲有謀，則就之……故湯之於伊尹，學焉而後臣之，故不勞而霸……桓公之於管仲，則不敢召。」（公孫丑）

「諫行言聽，膏澤下於民，有故而去，則君使人道之出疆，又先於其所往，去三年不反，然後收其田里。」（離婁下）

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而樂堯舜之道，……湯三使往聘之。」（萬章上）

「故王公不致敬盡禮，不得亟見之，見，猶不得亟，而況得而臣之乎。」（盡心下）

總而言之，仁政即是「養民政治」。

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爲能。若民，則無恆產，因無恆心，苟無恆心，放僻邪侈，無不爲矣，及陷於罪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，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爲也？」（梁惠王上）

「孟子曰：『富歲子弟多賴，凶歲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才爾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』」（告子）

「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，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輕。」

（梁惠王上）

二、「孟子」的國家理論

上述論及民主思想內涵後，需再討論國家的組成。孟子認為政治組織的需要，乃起於人性。人之生也有諸種倫理關係，謂之五倫，之中君臣一倫，孟子曰：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（滕文公）可見國家的組成是人性的自然天成。

若國家組織自然組成，其功能為何？旨在滿足道德與經濟的需要。經濟的需要於前述仁政或養民政治已揭其端，當經濟的需求滿足之後，「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」

（梁惠王）所以，德性的發展是國家的第二目的。但孟子不贊成國家進行人性的干預，可以對人民各方面生活侵犯。實則，孟子所主張者乃國家是在其義務下，造成有利環境，便于人民道德的發展。⁽¹⁾先滿足人民物質需求，當物質環境充裕之後，再追求道德德性的發展。因此，孟子的國家是自然組成的，但其目的在追求經濟與道德的發展；而道德的發展是居其次。

孟子的國家組成是人性的發展，但也是天命的一種，明顯的有神權之傾向。「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惟日，其助上帝，寵之四方。」（梁惠王）但孟子絕非腐朽封閉的神權統治思想，雖然國家是天命的一部份，君是國家權力的代理人，但君的更替卻是由於未恪其職，得不到天的揀選及人民的同意，天命轉成民意政治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，擺脫了絕對的神權統治。

孟子的國家是人性發展及天命的賜與的，國家的目的是經濟與道